

2025

年9月

，我受一家出版社之邀

，前往新疆采访被授予“人民卫士”称号的巴依卡·凯力迪别克。

车子驶进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，窗外的风景便渐渐褪去了南疆盆地的温润，帕米尔高原的苍茫与雄浑扑面而来。当塔吉克族风格独具的毡房出现在视野中时，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——这便是老英雄的家。

毡房内，羊毛地毯铺就的地面暖意融融，墙上挂着的民族挂毯色彩艳丽，绣着雪山、雄鹰与牦牛的图案，那是塔吉克族人心中最神圣的意象。巴依卡老人身着深色的塔吉克族长袍，腰间系着宽宽的皮带，脸上的皱纹如同高原上的沟壑，刻满了岁月的沧桑。他有着一双格外明亮的眼睛，像帕米尔的星空般清澈。他的家人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和酥脆的馕，还有塔吉克族特色的奶疙瘩，浓郁的奶香混合着炭火的暖意，驱散了我们一路的疲惫与风尘。

与老人促膝交谈，每一个细节都让我动容。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，讲述着父亲、自己和儿子拉齐尼三代人守边的故事，讲到动情处，枯瘦的手会不自觉地握紧。

那一天，毡房里的灯光昏黄而温暖，我们仿佛穿越了70年的光阴，见证着一个家族与祖国边防的血脉相连。这样的相遇，让我激动不已，更让我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生出无限的崇敬。

按照计划，9月8日，我们驱车赶往位于塔县的红其拉甫哨所，与驻守在那里的边防战士座谈。红其拉甫，在塔吉克语中意为“血染的通道”，引申意为“不可逾越的红墙”，这里是祖国最西部、海拔最高的国门，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，最低气温可达-40℃，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。可当它真正出现在我们眼前时，却没有想象中的萧瑟与绝望，反倒像帕米尔高原上的一道彩虹，折射着迷人的七彩光芒，那光芒里，有自然的瑰丽，更有人性的光辉。

帕米尔高原，这片被称为“万山之祖、万水之源”的土地，是世界的一道奇观。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曾记载它“寒风凄劲，春夏飞雪，昼夜飘风”，如今亲临其境，才真正体会到这份描述的精准与震撼。红其拉甫静卧在这片高原的深处，周围是连绵起伏的雪山，像一群沉默的巨人，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。极目远眺，雪山的峰顶刺破云层，在阳光下泛着圣洁的白光；山间是裸露的褐色岩壁，历经亿万年的风雨侵蚀，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纹路，那是时光刻下的印记；山脚下，偶尔能见到零星的草滩，随着季节的流转变换着色彩。

这里的风，带着雪山的凛冽，呼啸而过时，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天空格外澄澈，没有一丝杂质，与雪山、戈壁构成了幅极简却极具冲击力的画卷。站在这里，人会变得格外渺小，所有的烦恼与喧嚣都被这天地的壮阔所稀释，只剩下内心的宁静与敬畏。每一口呼吸都带着凉意，让人无比清醒。

与我同行的还有三位伙伴，他们都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，各有专长。一位“70后”的帅哥，我称他阿老师，阿老师是维吾尔族，在新疆大学工作多年，不仅通晓汉语、维吾尔语，还精通塔吉克语，是我们此行不可或缺的翻译。一路上，他不仅精准地为我们传递着语言信息，还不时给我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、历史典故。遇到牧民时，他会主动上前打招呼，几句亲切的问候，便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这份敬业与专业，让我们的采访之路顺畅了许多。

另两位编辑，都是“80后”的年轻人，精力旺盛，充满热情。出发前，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整理了厚厚的采访提纲，还特意查阅了许多关于红其拉甫和戍边人的资料。一路上，他们看到壮美的风景便立刻拿起相机拍摄，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追着阿老师请教。这份对工作的热忱，也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，让这段充满艰辛的高原之行，多了许多欢声笑语。

从我们的住处前往红其拉甫的路，蜿蜒曲折，几乎全是上坡。

路面不宽，一侧是陡峭的山崖，另一侧便是深不见底的峡谷，车子只能缓缓前行。这样的车速，反倒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欣赏窗外的风景。车子行驶间，风景便在眼前不断流转，时而掠过枯黄的草滩，时而靠近裸露的岩壁，时而与雪山遥遥相望。每一个转弯，都能带来不一样的惊喜，让人忍不住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映入眼帘的第一种强烈色彩，就是蓝。

那是一种纯粹到极致的蓝，宽阔无边，像一块巨大的蓝绸子，覆盖了整个天空，丝滑而柔软。在这里，天显得格外低，仿佛踮起脚尖就能触摸到，云朵就悬浮在头顶不远处，仿佛伸手就能摘下。这种蓝，带着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，干净、清澈，没有一丝杂质。我走过许多地方，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蓝天。南疆的蓝天，是别处的天无法比拟的，它带着高原的辽阔与坦荡，将天空最真的颜色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。

第二种色彩是白——纯净无瑕，不染尘埃。

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，天上的云彩不多，只有零零星星的几片悬挂在天空一角，

却白得格外耀眼。那是一种胜过棉花的白，是如同经过千遍万遍洗涤后，不染一丝灰尘的白，像一条条洁白的手绢，轻轻擦拭着蓝天，让天空愈发洁净。微风拂过，云彩缓缓移动，在大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为苍茫的高原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除了天上的云彩，帕米尔的白，更体现在高山上随处可见的积雪。这些雪如同落在山顶上的云，终年不化，在阳光下亮得刺眼。它们覆盖在山峰之上，勾勒出优美的轮廓，像给山峰戴上了一顶顶洁白的礼帽。远望过去，雪山与蓝天相接，分不清哪里是天，哪里是山。沿途经过白沙湖，这里的沙子白得令人惊叹，一望无际的白沙在阳光下泛着银光，与天边的云彩相连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已被染成了白色。湖水清澈见底，倒映着白沙

红其拉甫的七彩光芒

董恒波



与蓝天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，让人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把目光从高处移到山脚处，我便看到了另一种与白形成强烈反差的颜色——黑。这是第三种颜色，沉稳而厚重。这里的黑是动态的，就在河边的草地上，一群黑色的身影慢慢行走着，一边走，一边悠闲地吃着草。它们移动的速度很慢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一片片地移动，像是一座座缓缓移动的小山。这是新疆特有的牦牛，是帕米尔高原上最坚韧的生命。

牦牛的皮毛有多种颜色，有白色的，有褐色的，但只有这黑色的最亮眼。太阳光照在牦牛的黑毛上，映着亮光，像是披了一层细密的黑缎子。我在写《帕米尔高原的戍边人》这本报告文学时，一直把牦牛当作重要的对象来写，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成不会说话的动物。因为在这些土地上，牦牛早已不是简单的牲畜，它们是戍边人的伙伴，是生命的依靠。巴依卡·凯力迪别克一家三代，连续70年为边防军义务当向导，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牦牛。

巴依卡老人告诉我们，吾甫浪沟素有“死亡之谷”之称，是巡逻路上最危险的路段，往返一次需要3个月，要翻越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，蹚过80多条冰河，随时可能遭遇雪崩、滑坡和泥石流。70年来，他们家有14头牦牛先后掉落在栈道之下，葬身山谷。当解放军提出赔偿时，父亲、他和儿子都会说：“没有国家的界碑，哪有我们的牛羊？”这句话，像一颗种子，在中华家中生根发芽；像一面旗帜，指引着他们守护边疆的方向。看着眼前这些黑色的牦牛，我仿佛看到了巴依卡一家三代人巡边的身影，它们身上承载的，是昆仑山一般的厚重与沉稳，是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。

第四种色彩就是黄了，那是丰收的颜色，是岁月沉淀的温暖。帕米尔高原的九月已入深秋，大自然仿佛打翻了色调盘，将整片大地染成了金黄。树叶黄了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；草滩黄了，远远望去，像是铺了一层厚厚的金毯；田地里的麦子也黄了，沉甸甸的麦穗在阳光下低垂着头，散发着成熟的香气。这片金黄，驱散了高原的寒冷，带来了丰收的喜悦。

我们见到巴依卡·凯力迪别克的那一刻，村里的人说，他正在自家的田地里收麦子。我们便径直赶往田地，还以为他会像老一辈那样，拿着镰刀弯腰割麦子。到了现场才发现，如今南疆的农民早已用上了收割机。巨大的收割机在田地里穿梭，轰鸣声中，金黄的麦子被整齐地收割，秸秆被粉碎还田。巴依卡老人站在田埂上，看着忙碌的收割机，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。

“今年的收成不错。”他笑着告诉我们，“全国都在支援新疆，这里一点也不落后。现在种地有补贴，收割有机器，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。”

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与金黄的麦田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温馨的丰收图景。

在帕米尔高原，第五种颜色就是褐色了，那是大地的本色，是岁月的印记。这是那些裸露的大山的颜色，是石头露出的本色。它们或许是在亿万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中定型，然后便千万年不变容颜，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即使在夏天到来的时候，它们也不容许任何植被遮挡自己的容颜，倔强地展现着最原始的模样。

南疆的这些褐色大山上，你几乎看不到一根草、一棵树，岩壁上每一道纹路都藏着一个古老的故事。站在山脚下仰望，褐色的大山巍峨耸立，带着一种原始的、磅礴的力量，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严与神秘。这种褐色，没有蓝色的纯净，没有白色的圣洁，没有黑色的厚重，没有黄色的温暖，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，它是帕米尔高原最质朴的底色，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沧桑与坚韧。

说到第六种颜色，我们的心情都变得无比激动。那便是红色，是信仰的颜色，是生命的底色。在红其拉甫的国门前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迎风飘扬，显得格外庄重而神圣。那红色，像一团燃烧的

火焰，驱散了高原的寒冷，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房。

红其拉甫口岸是通往巴基斯坦唯一的陆上口岸，这座巍峨的国门不仅是一道分隔的界线，更是连接友谊与交流的桥梁，而五星红旗便是祖国最鲜明的象征。

红色，还体现在高高矗立的国徽，以及刻在石头上的“中国”两个大字上。

巴依卡·凯力迪别克曾告诉我们，他和儿子拉齐尼到吾甫浪沟巡边时，总要带上红色的油漆。每到一处界碑，他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用油漆将“中国”两个大字涂得鲜红。在他们心中，红色不仅是一种颜色，更象征着祖国的尊严与神圣。

拉齐尼曾在社交平台上写道：“祖父和父亲的精神鼓舞着我像雄鹰般飞翔，我以钢铁般的意志，日夜巡逻在冰峰雪岭间。”遗憾的是，这位年轻的护边员在2021年为救一名落入冰窟的儿童，不幸牺牲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1岁。他用生命诠释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，而那抹中国红，也成了他生命中最耀眼的底色。

我忽然明白，红色，让红其拉甫有了灵魂。中国红，中国心，不仅仅是塔吉克族人民的信仰，更是整个塔县800公里边防线上永远不褪色的主题。它刻在每一位戍边人的心中，融入每一寸土地的血脉，成为这片高原上最动人的风景。

帕米尔高原上的最后一种颜色，应该是绿色了。绿，是青春，是生命的象征，是希望的寄托。然而，在这高海拔的红其拉甫，若想找到绿色，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塔吉克族的日常饮食以肉、面、奶为主，一日三餐离不开奶茶、馕、手抓羊肉，这些都是高原环境下最易获取的食物。在塔县用餐时，牛羊肉、馕、烤包子每餐必备，随处可见。可那些在别处不起眼的绿色蔬菜，在这里却显得格外珍贵。

因为受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，这里昼夜温差大，无霜期短，并不适合蔬菜种植。塔县的蔬菜，大多是从三百公里外的喀什市拉来的，路途遥远，运输成本高，价格自然也比其他地区贵上不少，所以每一口绿色蔬菜，都让人倍加珍惜。

然而，高原的恶劣环境，并没有阻挡住绿色的生命脚步。

就在红其拉甫边防连的营房旁，一位连长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塑料大棚。刚一走进大棚，一股清新的绿意便扑面而来，与外面的苍茫戈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连长的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，像展示传世珍宝似的，给我们介绍这里的蔬菜园地。大棚里，黄瓜藤顺着架子攀爬，结出了细细长长的黄瓜；韭菜长得郁郁葱葱，绿油油的一片；豆角垂在枝头，饱满而有光泽；还有小葱，鲜嫩挺拔，充满了生机。

这里真的是一片神奇的绿色世界。虽然这些蔬菜没有别处的长得那么水灵、高大，但它们都顽强地活了下来，努力伸展着腰肢，在这片“生命禁区”里绽放着生机。连长告诉我们，为了种好这些蔬菜，战士们花了不少心思。他们改良土壤，调节大棚温度，摸索出了一套适合高原环境的种植方法。这些蔬菜不仅丰富了战士们的餐桌，更给军营留下了春天的模样，给艰苦的戍边生活带来了希望与慰藉。

驻守在红其拉甫哨所的战士们，他们克服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。这里空气稀薄，走路快一点都会气喘吁吁；冬季严寒，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能把水管都冻裂；紫外线强烈，战士们的脸上都染上了高原红；远离家乡，与亲人聚少离多……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坚守岗位，无怨无悔。我们采访组一行四人，刚到红其拉甫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，头痛、头晕、胸闷、气短，每一个症状都清晰地提醒着我们这里环境的恶劣。特别是两位“80后”的年轻人，到了山顶后，就离不开便携式氧气瓶了，说话都变得有气无力。

但，当我们走进那个绿色的大棚，看到那些在恶劣环境下依然昂扬向上生长的蔬菜时，仿佛也从中汲取了生命的活力。看着战士们黝黑的脸庞和明亮的眼睛，听着他们讲述戍边的故事，我们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。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奋斗，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边疆。

距连队不远的山顶上，有一块黑色的长方形墓碑迎风矗立，那是为牺牲的战友而立。国门无言，雪山见证，一代代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把忠诚镌刻在风雪高原，用生命诠释着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”的“老三特”精神。

离开红其拉甫时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国门上，洒在雪山之巅，洒在戈壁草原上。那七种颜色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愈发绚烂夺目，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。我忽然想到，红其拉甫的七彩光芒，不仅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是无数戍边人用忠诚与坚守谱写出的生命赞歌。它折射出的，是我们伟大祖国像太阳一样蓬勃向上的景象，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、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。

从那片高原回来后的好多天里，我的心还在帕米尔的雪域圣地上徘徊。巴依卡老人的笑容、战士们的坚守、牦牛的沉稳、蔬菜的坚韧，还有那抹耀眼的中国红，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每当想起红其拉甫，想起那些可爱的人，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那片土地上的七彩光芒，不仅照亮了祖国的西大门，更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，提醒着我们，岁月静好的背后，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坚守。

2025年12月30日晚，忽接张璇急电，告知其母孙晓玲当日遽然病逝。我顿时语塞，惊愕得不知说什么。放下手机，只觉得胸堵块垒，泪下无声。独坐窗前，听任思绪驰飞——寒夜冰窗上，似见孙大姐从年轻到苍老的面容如蒙太奇一般断续闪回。三十多年的情谊，瞬间重现，历历在目。

我与孙晓玲大姐的初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函授学院的同班同学。不过，我那时在班里跟诸多同学都只是点头之交。那几年，我是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，工作实在太忙，很少去上课，只有考试或者有名的老师来上课时，我才赶去听一听。而孙晓玲却对我这个习惯逃课的“坏学生”印象颇深，几十年后，她还写下这样一段回忆：“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人大函授新闻班不脱产学习时，三年的时间候军只去过一次，好像是取什么学习材料，他专注地坐在前排听了一会儿课，一字不记便悄然离去，而他的成绩门门是‘优’，真叫人暗暗称奇。”（孙晓玲《逝不去的彩云》）

我跟孙晓玲真正熟识起来是在几年之后，我搬进报社新分的宿舍，而孙晓玲不久后也搬了过来。据说是用以前的住房调换到这里，为的是可以就近照顾年迈的父亲孙犁先生。这下我们就成了邻居，而且是近邻——她住三楼，我住四楼，我们经常在楼道里碰面。更重要的是，从此，我与孙犁先生的几乎所有联系，都是通过孙晓玲和她的一双儿女张璇和张帆来实现的，这才叫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！

孙晓玲当时是在《天津邮电报》编辑部。这是一个内刊小报，知名度不高，稿源比较紧张。有一天，她上楼来找我，希望我给她的副刊写点东西。尽管我当时单位工作很忙，妻子又刚生了女儿，确实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我深知孙大姐是不轻易求人的，她既然开了口，我岂能回绝？于是，我很用心地给她的副刊写了一个连载的专栏《名信片大千》，还陆续写了《鸿雁情》和《青鸟赋》等散文。孙大姐很高兴，说我的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广受好评，还有位读者专门写了评论文章。没过几天，她的副刊果然登出一篇题为《锦心绣口传名信片》的短文，评点了我的专栏。那年年底，她兴奋地跑上楼告诉我一个喜讯，说是《名信片大千》专栏在全国行业报刊评比中获得了“专栏奖”——这是她女承父业从事办报工作以来，第一次斩获新闻副刊类奖项。我从她的笑颜里，读出了那种虽半路出家，但经艰苦奋斗，终被业界认可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

我由衷地为孙大姐感到高兴，记得我当时跟她讲过，孙犁先生的后代中应有“嫡系传人”，将芸斋的文化薪火传承下去。现在看来，她应是最有希望传承薪火的人选。孙大姐听后立即涨红了脸，连声说：“我哪行，我哪行啊！差得太远了！”不过，我凭直觉感到她是听进去了。因为从那以后，她不光写文章的数量多了起来，质量也明显提高了。

然而，正当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，我却郑重其事地给她提了一个建议，竟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，让我引用她的文章来讲述其来龙去脉吧。

“还有一件事也是让我难忘的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看到我身体不好，整天疲于奔命，家里的超负荷运转，有一天，侯军诚挚地对我说：‘大姐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上班了，专门照顾老人。’他建议我放弃工作，是出于对父亲生活的真切关心，希望我能有更多精力照顾他老人家。”

我与孙大姐，从来是有话直说，心里所想，冲口即出。我直言让她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，那可是她奋斗多年才得到认可的一份事业呀，她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我也暗暗感到后悔——我本应婉转一些的。彼时，孙大姐一言不发，默默告辞了。我是在几个月后见到她时，才得知

她接受了我的建议，真的把工作辞掉了。

“父亲如果能延年益寿，为祖国和人民多写一点文章，那是不少人的心愿，无论如何也比我的这份工作重要得多。我就是听从了这位年轻同行的建议，下决心离开了工作岗位，给老人和家庭以更多的照顾。”（孙晓玲《逝不去的彩云》）

我读到孙大姐的这段文字，已经是在2013年这本散文集出版之后了。回望前尘，我更深切地体悟到彼时彼刻，孙晓玲大姐离职前后的那种不舍、不甘和不忍——暗地里，她用一首《无题》诗来委婉地宣泄内心的情愫，她写道：“我是无的琴弦/悄悄离开了乐队的雄健/我是无知的雨珠/缓缓落在蜿蜒的路旁/我是无怨的小草/默默仰视参天的树冠/我是无名的云朵/悠悠飘荡在广阔的蓝天/愿复苏的每一个音符/欢快地流淌在青春的心田/愿失落的些许清音/温馨伴侶心中的爱恋/愿春风柔柔的翅膀/裁剪出孩子们喜爱的图腾/愿凝聚的团团霞彩/映红老人归航的港湾。”

当年初读此诗，我并未完全体悟到孙大姐诗中的隐忍和幽怨。然而，当其驾鹤远行之际，重读这篇漫透心声的诗作，我忽然非常感动，泪水竟夺眶而出——这是一个女儿甘愿舍弃心爱的事业，把时间献给年迈的老父；这是一个母亲无声地收拢起理想的风帆，默默地回归家庭、回归平凡——何为无私？何为奉献？一切都是在默默无声中做到的。

事实上，孙犁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历经患病、手术和康复之后，又安稳而平静地生活了十年，写出了数本“劫后文存”的集子，这当中包含着孙大姐多少默默的坚守和无形的付出啊！

孙犁老人2002年去世之前，孙晓玲大姐就已重拾笔墨，再著华章，沉积已久的文思和激情，如涌泉喷发，相继写出了十余篇关于父亲的散文。之后出版了《布衣——我的父亲孙犁》和《逝不去的彩云——我与父亲孙犁》两部作品，2024年又推出了新版的《一生荷梦寄清风》。这些新著，无不不在文学界激起一片片涟漪，汇入了当今“孙犁热”的大潮。

我自上世纪90年代初由天津南下深圳，与孙大姐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，但是每次回津探亲，总要与孙大姐见面前叙谈，还有两次是由她陪着去看望孙犁先生。我见证了他们父女二人平淡而真挚的生活常态。有一回，我妻子带了一个相机，想和孙老照一张合影。我知道老人家一向不喜欢照相，但那次他竟破例答应了。孙晓玲非常兴奋，为我们拍完照后，对老父亲说：“我也照一张行吗？”孙老笑着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我和孙大姐留下了这张与孙老的珍贵合影——据她事后跟我们说，她很少有机会与父亲合影，那天算是沾了我们的光。